

從閱讀、旅行到寫作…… 史丹利過著忠於自我的生活

文／李墨、圖／史丹利提供

閱讀對史丹利來說，就是那般自然、喜歡，如同他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樣自在、開心。

不知道大家對閱讀有什麼想法，是工作之餘的充電？還是為了可能需要的知識做準備？又或是苦悶生活的出口，讓自己短暫投入截然不同的世界？那天與作家史丹利見面，是在一個有著秋天特有暖陽的上午，他穿著美式工作服、戴著鴨舌帽，兩手空空一派輕鬆地現身，猶如他在臉書上的大叔形象，一點點認真、一點點自嘲、非常多的隨興，閱讀在他口中不是太嚴肅的大道理，單純就是喜歡，沒有絲毫的刻意。

「我花很多時間在閱讀上，即使到現在，我跟我老婆也還是喜歡閱讀，像是出國時我們都會帶著書，在飛機上、在海邊看書，對我們來講是很正常的事情。」一如閱讀方式的隨興，選擇想要看什麼書，史丹利也完全跟著心情走，到了書店就翻翻當期的新書，「除了商業類，人文、歷史、生活我都會慢慢去看有什麼新的書，沒有特定的選書方式，全看當下心情。」當然，身為旅遊達人的他也會留意旅行、異國文化類的書籍，他開玩笑地說，「像是日本人多麼難相處那種，哈哈，或是各地日本人不同的文化。」

雖然成名已久，但很難界定現在的史丹利是什麼身分，他是作家，是部落客，也是旅遊達人，甚至成了沖繩觀光大使，與老婆 Gigi 的互動則是娛樂新聞的話題。我們笑說他是現在年輕人心目中最理想的「斜槓生活型態」，他則報以經典的自我吐槽，「我哪有斜，什麼都不會啊，什麼都碰一點。」

當然這是玩笑話，史丹利認真說出自己的生活態度，「我一直以來的生活，從變成史丹利之後，其實都是這樣子，就是有什麼沒試過或想試的，就會想要去試試看，倒也不是說要精通或是學會，對我來講出發點就是好玩。」我們好奇，那變成「史丹利」之前呢？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他走向與大眾不同的人生。

受苦苓著作影響 不想走一般人的路

史丹利從小生長在宜蘭鄉下的傳統家庭，與周遭乖乖念書的同儕不同，他在國中時受到苦苓作品的影響，發現「原來在這樣的社會上也是有其他的想法，因為苦苓當時算是跳脫框架，他的書和想法讓我對這個世界開了眼界。」



採訪時史丹利穿著美式工作服、戴著鴨舌帽，帶有一點認真、自嘲和非常多的隨興與自在。（潘云薇攝）

自此他開始不想要跟一般人一樣，為了想要接觸更廣大的世界，高中後出發前往臺北。

回想起當時的閱讀，除了苦苓，他還相當喜歡侯文詠的作品，「那個年代的這些人都是比較突破框架體制思想的人，或許就被影響到吧。」史丹利也跟我們分享了他的「對抗父母小戰術」，當年他大學考了3次才考上，爸媽一開始希望他念律師、商科、醫科之類，比較有「錢途」的科系，但隨著他持續沒有考上，「失望變成絕望，絕望變成要念什麼都可以」，最後他選了有興趣的傳播科系。

在我們笑稱這個策略太奸詐時，史丹利進一步透露「結婚也是一樣」，從30歲左右他就灌輸父母這輩子不會結婚的想法，到了35歲時，父母對於娶媳婦一事已經死心，結果史丹利決定結婚，此時父母對於他是否要生小孩就沒有意見，「他們覺得ok有媳婦就好。」



不一樣的人生需要跟主流對抗，史丹利笑說，「我有很多對抗的方法。」

《深夜特急》燃起旅行魂 曼谷的一日一事

大學畢業後，史丹利進了雜誌社工作，但他直言「無法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很無趣」，於是在部落格抒發想法，自此從上班族化身史丹利，踏上作家之路。回想這些轉變，他說自己是一個注重當下感覺的人，「當下的環境待的不開心或不愉快，我會覺得給我再多錢，我都不會想要待下來，寧願自己過著苦日子，但過著自己想要過的生活」，他戲稱自己「不負責任」，但其實是他對自己負責。

由於做雜誌時跑遍全臺，加上他很想離開家鄉到處看看，史丹利把目光放向旅行，而真正燃起他的旅行魂，是澤木耕太郎的《深夜特急》，史丹利說這系列書「應該是我這個年代喜歡旅行、當背包客的人都有被《深夜特急》感動到，覺得這個世界很多地方可以去」，而曼谷，則是開啟他「無所事事式旅行」的開端。

史丹利回憶，當時他已經出書，在朋友邀約下把工作都先推掉，直接跑到曼谷住了一個月，他們當時有一個有趣的小規定，就



1 史丹利家中書櫃一隅。

2 澤木耕太郎的《深夜特急》，讓史丹利燃起旅行魂。（潘云薇攝）



對開拓視野的渴望，讓史丹利投入旅行。

是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，「像是今天只能坐巴士到市區，然後坐巴士回去，就沒事了，接下來只能發呆、看書，跟附近的外國人瞎聊天。」在一個月的放鬆練習下，史丹利發現自己覺得有趣的，並不是蒐集景點，而是在國外生活，「我去過好幾次北京，也沒有想說要去萬里長城，想說等老了以後走不動，被推著輪椅去看就好。」

先愛上一個地方 再從閱讀了解它

許多人在旅行前，會先做好功課，像是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歷史、文化，但史丹利有他獨到的看法，「我去了一個地方，喜歡一個地方，才會研究一個地方，像是沖繩，我一開始對這個地方是完全沒有概念，完全沒有想法，但我去了之後喜歡這個地方，才研究它。」

他舉例松田良孝的作品《八重山的臺灣人》，便是他先去了石垣島，發現那邊有很多臺灣人，才去看了這本書，研究歷史脈絡與文化。這樣的邏輯與他的生活態度息息相關，史丹利說，當然事先研究不是不對，但

對他而言許多事情由未知變成已知，會少了一些驚喜，就算到了當地小店踩到雷，他也會開心以對。

訪問至此，我們對史丹利說，最適合他的形容詞似乎是「自然而然」，照著自己喜歡的方式，不刻意的面對生活，樂於接受不確定性帶來的驚喜。他則分享自己最喜歡的地方是沖繩與夏威夷，吸引他的就是當地人的生活方式，如沖繩有著類似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方言，夏威夷則是一個沒有冬天的地方，人們有著海島國家的樂天性格，遇到什麼事都是「不要想太多」。

史丹利透露，與太太的蜜月在夏威夷待了一個月，「大家都覺得為什麼可以在小島待那麼久，但就是因為沒事做，我們才能待那麼久，唯一要煩惱的就是選擇去哪一個海灘躺著，這樣的生活就是我要的吧。」

經驗幻化為文字 寫書當如伊坂幸太郎

旅行經歷與生活體悟成了史丹利下筆的素材，我們好奇他妙語如珠的文字功力從何而



來，他卻真誠且疑惑地說，「天啊！我不知道耶！」但經過思索後，史丹利認為他真的受到苦苓與侯文詠影響很深，「一個事情可以很簡單 3 句話講完，但我會鋪陳、用大家看得懂的口吻，比較像在說故事吧，用大家有興趣的方式，讓你把文章看完。」

除了說故事，史丹利的文字還有著濃濃的自我吐槽風格，讓我們聯想起日本漫畫《銀魂》，史丹利對此哈哈大笑，「對對對對，我了解，我很愛《銀魂》哈哈」，他說自己喜歡看日式搞笑，一個裝傻一個吐槽，因為當自己裝傻耍笨卻沒有人吐槽，大家就會覺得不好笑，所以一定要有吐槽的人，才會讓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很傻，「所以我的文章大概也是用這個方式吧，自己裝傻自己吐槽。」有寫作的人都知道這不容易，要拋下包袱才能自嘲，這也是最不傷人的幽默。

當然，史丹利也有心目中的神級作家，他首推伊坂幸太郎，甚至認為「第一次看到他的書時我就想，以後如果要寫小說，大概就是像他這樣子吧」，他細細分析伊坂幸太郎的作品，「他的風格就是很碎念，但你會在碎念中體會一點道理，他又有一點懸疑，一點推理，一點好笑，最後卻有溫馨的反轉，那種反轉會讓你暖心到掉淚。」像是《Golden Slumbers——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》，講的就是一個宅配男突然被誣陷成恐怖分子所以逃亡的故事，因為朋友的幫助，因為音樂的關係，而在結尾反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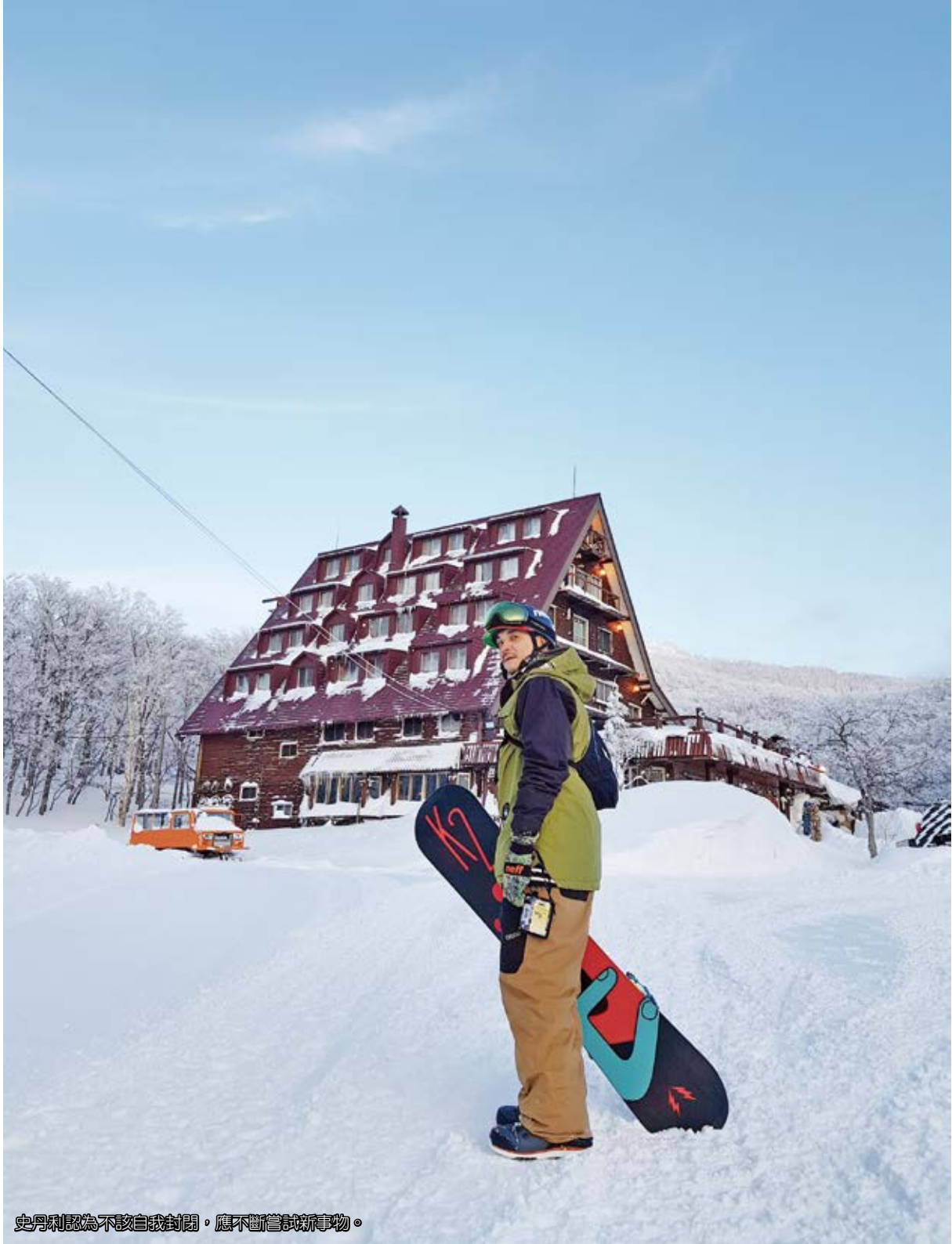
歲月 是反覆出現的主題

常看史丹利作品的讀者，必定會發現他或明或隱地談起歲月，像是他說到消費券，驚呼竟然已經過了 10 年。史丹利坦言，他在面臨 30 歲時曾經莫名憂慮，但現在的他早已釋然，並整理出自己對於「變老」獨到的想法，他說，自己很不喜歡用老了來抗拒任何事情，「我很常去國外音樂祭，你會看到很多 6、70 歲的



1 對於歲月，史丹利認為重點在於心態不能老。

2 史丹利與老婆 Gigi 一同享受不同的風景。



史丹利認為不該自我封閉，應不斷嘗試新事物。

阿公阿嬤跟你聽一樣的搖滾樂，累了就躺在草地上，這樣的畫面對我來講很美，但在臺灣不可能發生。」

史丹利認為，真正的老是心態上的服老，人不應該抵抗新的事物，甚至貴古賤今，他說自己即便遇到不喜歡的新事物，仍然會試著理解，「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我封閉。」從他選擇生活方式所展現出的忠於自我，旅

行遊沓的隨興自在，加上不隨著年紀增長停止嘗試新事物，我們期待看到 10 年後的他將呈現何種樣貌。

史丹利對此再度展現自我吐槽功力，「50 多歲還是像現在這樣，沒什麼好期待，哈哈」，隨即又來個認真的反轉，「我也不是為了賺大錢而工作或生活，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生活過得更開心，對我來講就是這樣子啦。」◎